弇州讀書後

下本

漢書門
三五九三 號
一四 函
一 架
四 冊
類

内閣文庫
漢書 類
三五九三 號
四 冊
三一四 函
五 架

内閣文庫
番號	漢	3593
冊數	4	(3)
函號	314	51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

弇州山人讀書後

瑯琊王世貞元美撰　姪士騄校正
華亭陳繼儒仲醇定　長洲許恭訂

書謝玄安傳後

謝玄石格量弘齊是故始與以上人然大略能因事爲功矯情鎮物耳淝水之勝曰雖有天幸而玄之善用兵亦自有以制之苻氏滅國下餘擁百萬之衆卒襄而後氣敢左江獨玄以比府

淺草文庫

偏帥躑躅當鋒覆師斬將者至再三其贍力當何如哉苻氏之亂玄乘勝北討而乃使劉牢之應丕而戰慕容垂人皆咎爲失策吾以爲未爲失也枋頭之役慕容垂之成畧能使晉人魄奪丕勝垂丕可掩而取也垂勝丕則不可復制矣益不得已與丕合牢之雖勇非垂敵也是故一敗而不復振玄病因之豈非天哉

書晉史隱逸傳後

晉史之傳隱逸者三十五人而合者不十之七范承明魏氏之忠義也辛叔重冉氏之龔勝也龔子偉孝行士也而有俠烈風夏仲御行怙者也而近戲宋令文郭元瑜竊邦之陪臣也戴安道末世之通士也夫隱逸者夷穆而近道遯晦而挫名孫公和董威輦郭文舉索偉祖陶處靜其至矣哉譙元彥朱臣容楊軻次之軻之不幸

而不得死非自致也劉子驥之仁也而不能忘跡也陶元亮之達也而不能忘言也夫所以不能忘者名之根也又次之矣雖然元亮之所爲次以隱第附于節爲近

書范承明傳後

余觀自古忠臣介士之于故國未有如范粲承明者其持志烈于微箕保身巧于夷勝夫口舌步武之際人所最難檢攝持而至于三十六年之久卒以天年終此豈慷慨殺身可同年而語哉且其不辱在廢立之時而不在于移鼎之際況幾先哲雖聖賢何以加焉伯孫以弘博之資率其二弟棄學業屏人事而奉承明没齒不官

可謂生能養志沒能繼志者也養志繼志孝之純也奕世不屈忠之純也伯孫有為武帝優容之而不忮不奪其猶有君人之度哉傳稱太宰從事中郎誤當時未避師而稱太宰亦無官太宰與大師人也

書慕容盛載記後

吾嘗讀慕容盛載記其與群臣言管蔡忠存主室而公代主非人臣之道故言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當明大順之節陳誠意以曉群疑而乃阻兵都邑擅行誅僇不臣之罪彰于海內至伊尹則又謂其不能竭忠輔導而放黜桐宮事同夷羿何周公之可擬夫盛一小猾虜也乘險而據一方屢遭篡弒之後故其與群臣議摧抑伊

周以張威而折其心之不執不足據也獨蘇子由之持論以世之言爲周公之事無以異于伊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夫天下之大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服天下之心而強攝焉以爲之主也夫人臣而用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爲天子之所忌而下爲左右之所疑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姦雄之士所以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然使成王用事于天下而周公制其予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足乎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間隙而間之以至于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于其中赧然有不自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異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亂而天下不搖蘓氏辨矣

然亦非能善論周公者也夫武王没而成王尚幼周公用叔父之尊親而當武王之重托以御初服之天下使退而躋于畢名之列則五服之外人得以幼主而易成王故負扆以朝諸侯使天下曉然知成王之爲君而周公之爲攝又不欲以萬機之衆而撓成王蒙養之哲使之從容以成其德而練於政知其必克負荷也然後稽首而歸之若信蘇氏之論則七年之內將以攝

爲眞而天子之名不歸之成王而歸之周公此新莽之所妄引以成其篡者也而謂周公爲之乎且蘇氏之所疑于不能服者即霍光之于昭帝諸葛亮之于後主也天下尚不疑于霍光諸葛亮而獨疑于周公萬萬無是理也周公之過陳賈則一二測之矣洛邑之頑未嘗一日忘怨周而爲殷武王之黃鉞固已斷紂之頭而懸之太白矣乃使其憤怨狠戾之子爲之長而又使

其失職之兄不肖之弟而監之不亂何恃且夫紂之自絶于商久矣武庚親其子也頑民挾而欲甘心倒戈者畏而有二志皆非所以寧之也微子者紂父之元子也而賢滅商之後即立微子可也或曰封武庚者武王也非周公

書謝靈運集後

余始讀謝靈運詩初甚不能入旣入而漸愛之以至于不能釋手其體雖或近俳而其意有似合掌者然至穠麗之極而反若平淡琢磨之極而更似天然則非餘子所可及也鮑照對顏延之之請隲而謂謝如初發芙蓉自然可愛君若鋪錦列繡亦復雕繢滿眼也自有定論而王仲淹乃謂靈運小人哉其文傲君子則謙顏延之

有君子之至爲其文約以則此何說也靈運之傲不可知若延之之病正坐於不能約以則也余謂仲淹非能知詩者殆以成敗論耳

書何胤傳後

甚矣士之好名也天監之初何胤與謝朏並名不出則已何至示必出之勢以動謝朏而身獨隱以擅一代之高毋乃傷于巧哉世固有巧而競于進者未有巧而競于退者雖清濁異形其累自然一也雖然謂謝朏爲胤所賣則非也丈夫自有志安可以出處問人胤蓋已逆知之矣故曰與王之世安可久處茲言也固朏之所樂

聞也齊氏禪代朏僅能不爲褚彦回王仲寶耳孔子有言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朏所至以聚歛聞何暇論晩節哉

書尒朱榮傳後

昔尒朱榮死而魏收爲之志受其子文賂金而比之韓彭後人笑而唾之吾以爲韓信神于兵者也固非榮之所敢輕擬至以方彭越則榮方且憤然而不受夫以榮狹虜姓而肆爲暴戕宗室屠王公掠妃主戲天子于股掌之上而不之顧擢髮不足以數其罪然至于雄武抗悍有經世略則自項羽而後未見其比者也榮秀容一

酋長耳地方不過三百里兵不滿萬騎然能收
募天下之豪傑悉出其麾下其志遂欲掃群雄
而制六合之命天下亦悚然而畏服之且其始
三入洛不過五六千人耳而六師之衆萬雉之
都拉然而土崩其破葛榮亦不過七千人耳而
百萬之衆一朝而潰敗雖成如元顥才若陳慶
之而取之如拉朽然至于處分大盜之遠遙策
關西之勝隱然阿瞞寄奴之風何言彭越也羽

之喑啞跳盪非榮所可及然羽有近算而無遠
略寬于近而薄于遠故嘔嘔之愛能使二十七
騎于烏江而不忍去而不能使田榮陳餘英布
之無叛所當之敵戰必勝攻必取而不能保曹
咎龍且之無敗而所遇又高祖是以禍不在內
而在外榮有遠略而無近算寬于遠而暴于近
故葛榮之衆不坑保而左右之無辜而死者比
比能使天光之以少制万俟醜奴侯淵之以少

制劉靈助而不能察元颢輩之謀而所適又莊帝是以其禍不在外而在内嗟乎古之有天下者要必有人君之德而其佐命以功臣終者要必有人臣之體人臣之體在才巨而心小其識不凡而凡不遠而遠乃可保也無君德而其材非人臣者偏雄則項羽袁紹李密委質則韓信及榮也其法不足以有天下適足死耳他固有幸而成者不足道也

讀文中子

立言之士自吾夫子諸高弟顏閔參賜外要無若孟子自孟子而後則無若文中子矣夫析理性辨邪譎精微入玄沈快破的故瞠乎不敢望鄒人之藩若衡事隲古簡要精當河汾之間裕如也奈何以摸擬出之第昔人謂文中子之高弟子房杜李魏諸賢皆顯貴爲貞觀將相而未有一言及其師以為疑若余不佞之所疑固不

止是兹夫子大聖人七十子之徒其齒莫重於顔季二路然未有長於夫子者至攷房杜李魏諸賢皆北面而事文中子而皆長於文中子文中子以開皇四年生以大業十二年卒壽僅二十三今李衛公以貞觀廿三年卒年七十九魏鄭公以十七年卒年七十三當並長文中子十六歲也房梁公以貞觀廿二年卒年七十一當長文中子九歲也杜密公以二年卒年四十六

當長文中子四歲也它若淹若威若州達郎不可攷要之其齒皆不卑于房杜者文中子固十五而抗顔爲人師然豈必處處作項橐哉將文中子之微言固不止是而好事後進有勸入而亂其真者耶若以爲阮逸僞作則斷乎非逸所能辨聊志于此以示傳疑

書李勣傳後

高宗之欲廢王后而立武也褚遂良諫長孫無忌不諫然猶能持之李勣不諫又從而臾之武立而後易社移鼎誅鋤李氏之裔殆盡而天下之惡悉歸之勣吾謂未可以是深罪勣也夫勣也智有餘者也以為人主以愛欲易椒房吾必不能制制之而不得則禍隨之吾勛臣也禍不至死不已彼見夫大尉之懿親且有翼戴功以

畀辭竄荒裔而卒賜之死方自以爲得策而距
謂武氏之遂滔天也假令武氏前高宗死卽後
死而不臨朝不廢立不易杜移鼎勣不過一具
臣而已家事語亦不必傳也且夫勣故盜賊雄
也爲父而事竇建德則失之君爲身而復事唐
則佚之父特以其能善爲兵專曉便宜而已奈
何以大臣之節望之夫呂后之王諸呂其安危
大幾甚于易后王陵曰不可平勃曰可幸而爲
平勃不幸而爲李勣不然何以異哉然是時呂
后高宗之意定矣諫必不行不行則禍隨之爲
大臣者取幾焉可也

書五王傳後

張柬之等五王合誅誅二張遷武氏反中宗之辟而後唐之宗社何其壯也未久而妖韋蠱于内諸武蠱于外而五王者厭厭不振以至于屠滅千載之後疇不痛之而又惜之且恨之胡寅仲以爲五王於是時當乗兵勢執武氏而聲其纂奪之罪以僇之可也張敬夫曰固也中宗子耳可以弑母乎爲五王者廢中宗立宗室之

賢者伸討賊之大義而僇武可也朱子曰固王
宗室盡于武氏手矣其存者皆愚暗不可恃也
愚謂五王之所以能用其衆者以中宗耳復中
宗以愚太宗耳宗室之僅有存者非直愚暗也
又皆非太宗後即欲復唐之宗社而不稱中宗
誰則應之廢中宗而立疎遠者誰則信之當是
時乘兵勢而悉捕之武之族無少長皆僇之如
呂氏例可也如是而武氏在上陽聞之當亦自

不良死即良死可以無後患也若夫中宗之暴
昏而妖韋與其女之淫泆則天也五王固無如
之何也已

書李光弼傳後

史思明亦悍胡也其材力遠出祿山上李臨淮之角之凡兩大勝一大敗其勝者皆用寡而敗者乃用衆用寡之勝皆乘險謀豫以忍而屈之野戰則敗郭汾陽之始能用衆而不能用寡卽用衆亦未必決勝也晩節之捍吐蕃回紇始乘險謀豫以忍而屈之故不敗而卒爲宗社之元臣惜哉臨淮之有功名而不善居之也凡臨淮

之才畧心事與陶士行略相當其治軍臨淮爲
最治民士行爲最臨淮不幸而與河北之藩鎮
近士行幸而與溫太真合而見推挽不至作賊
憤死噫嘻亦數哉

書李晟馬燧傳後

李西平渭橋之役以一旅弱師介于二鴟虜之
間卒能勉強激厲以成補天浴日之勳此非特
其忠志強忍殊也蓋亦有措思焉夫西平之一
決踰于郭汾陽多矣然其量稍隘意稍滿故輕
發於後貴之延賞而卒爲其所制延賞雖伎非
魚朝恩元載比也以爲西平之處延賞不若汾
陽之處朝恩元載也馬北平材力亦陶士行李

臨淮流亞也知有身不知有社稷是故與西平霄壤焉德宗之世有西平陸敬輿故不必急而用之緩而棄之故振嗚呼哉

書李鄴侯傳後

自三代而後人臣出處之蹟未有如李鄴侯泌之奇者也或伸而屈或屈而伸或先幾或忍詬其保身亦未有如鄴侯之巧者也七歲而以童子薦入禁中與宰相張九齡諸公善奇矣尋謝去游嵩華終南間求神仙不死之術又奇也久之復以獻議入翰林從太子諸王游太子善之又奇也爲詩以譏楊國忠安祿山斥置蘄春又

奇也太子卽位靈武爲肅宗使人召致泌泌忽間關來謁又奇也立談而參帷幄體輔若一拜右相辭俄又賜金紫爲侍謀軍國元帥行軍長史亦將相任耳又奇也復兩京迎上皇除道淸宮泌亦任之甫功成而辭榮乞歸以避李輔國又奇也當是時廣平王以太子領元帥泌寮也師友也卽位爲代宗名泌舍之蓬萊閣強以婚娶食肉又奇也然其重已不及肅宗矣元載忌

之出爲江西觀察判官判官一下佐也泌不辭而往又奇也載誅而復名常袞忌之出團練澧朗刺杭州又不辭而以吏治顯又奇也嗣帝爲德宗避泚奉天復召泌而用之則直臣之而已又出而觀察陝虢鑿鐮漕之道翦淮西之逆又奇也自是始登相位天子恭己委之不復設他相以至終其身又奇也至德之初郭汾陽李臨淮貞元之際李西平馬北平其建勛克復若異

代然而皆保全于泌之手又奇也夫以輔國忌之載忌之而不能傷哀忌之而不能終抑則泌之巧所得于老氏者深矣其所進深謀秘計以聽者之中庸不能盡售然至于處父子兄弟之間功亦不淺矣

書鄴侯家傳後

鄴侯家傳者故唐丞相李泌孫蘩所撰也蘩才而踈嘗歷仕至方伯討賊有功而以贓論死當下獄且論報自度不得免恐死而先人之蹟且泯泯故成此傳其所紀獲遇肅宗且相而遠引避再遇代宗且相而復引避獨最後遇德宗不能免相以終而中間預收復二京策平淮西叛卒事其甚奇至于保護諸皇前後者二則留文

成之所不如矣司馬文正纂通鑑悉收載之而宋景文之于唐史略焉豈宋以史筆貴覈而司馬志在資治姑取益時政耶泌既好誕繁復有加焉可以類推矣史又謂泌以好譚神仙爲世所譏雖然不可謂無得也晩而拜相卒死繁劇將無自夭其天年也初泌辟穀文成亦辟穀乃卒不終辟者何也富貴之可愛甚于死之可畏也

書常袞傳後

常袞唐之賢宰相也獨其與崔祐甫忤而奏斥之遠州爲過耳其所與忤之繇不過也夫寬詔天下吏人三日釋服祐甫乃固執以爲辭欲令公卿大夫亦三日釋服者何也袞云禮臣爲君斬衰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唐高以來皆遵之至玄肅之喪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皇帝二十七日除在朝群臣亦當除

之衮之言何其秉禮經正哉充祐甫者不獨倦
爲臣且導德宗俛爲子者也自元載王縉之執
政官以賄成衮思革其弊杜絕僥倖四方奏請
一切不予而不無墾真所謂人臣能任怨者祐
甫以逐客執大柄欲收一時之物情而矯之至
二百日而除官八百人豈能無容狥也宰相之
禄厚矣而又有堂封以供餐費堂封矣而又日
給内廚御饌可食十人此固元載王縉之所貪

飫而衮之所不一日安者辭日給當矣辭堂封
亦未爲過也當魚朝恩之領大學也衮時在散
僚獨以爲不可上用生日納諸道節度使金帛
珍寶器馬直二十四萬緡衮又以爲不可曰彼
諸道者豈能男耕女織不過橫取之民斂怨求
媚耳此二者舉朝之所若喑而不敢言者也而
衮明言之自衮之相也與綰同一麻皆不爲載
縉黨明也既貶之後不以故相自尊佚所溢皆

有聲績其觀察七閩教民陶瓦以易苫葢無火災誨子弟習經術通執文易世之後彬彬比于上國其功豈在李氷文翁下哉寡陋豎生槩以苛碎目之過矣

書李白王維杜甫詩後

吾嘗謂太白之絕句與杜少陵之七言古詩歌當爲古今第一少陵之五七言律與太白之七言詩歌五言律次之當時微覺於摩詰鹵莽徐更取讀之眞足三分鼎足他皆莫及也天子蒙塵於蜀少陵敘致有慷慨惻怛無窮之感而太白乃作上皇西巡歌得非有胸無心者地轉錦江成渭水天迴玉壘作長安雖或壯麗千古何

異宋人東狩錢塘封事永王西巡歌彼誠以永王爲中興之賢王也辭官不受賞其語誰信摩詰弱故不能致死安氏然其意非肯爲之用也生平悟禪理舍家宅無妻子而不之邱顧不能辭禁近以致豈晩途牢落不能自遣白香山之所謂老將榮補貼者耶

書韓文後

韓公於碑志之類最爲雄奇有氣力亦甚古而間脫有未蹊逕者在欲求勝古而不能之勝舍而就己而未盡舍耳奏疏爽切動人然論事不及鼂賈談理不及衡向與人書最佳多得子長遺意而急于有所干請干人則詞浸而氣亦屈記序或濃或淡在意合與不合之際終亦不落節也第所謂原者僅一原道而所謂辨者僅一

譯辨而已不作可也蓋公于六經之學甚淺而于佛氏之書更鹵莽以故有所著釋不能皆迎刃也而他彈射亦不能多中的謂之文士則西京而下故當以牛耳歸之

書柳文後

柳子才秀于韓而氣不及金石之文亦峭麗與韓相爭長而大篇瞠則乎後矣封建論之勝原道非文勝也論事易長論理易短故耳其他駁辨之類尤更破的永州諸記峭拔緊潔其小語之冠乎獨所行諸書牘敘述艱苦酸鼻之辭似不勝楚搖尾之狀似不勝屈至於他篇非掊擊則夸毗雖復斐然終乖大雅似此氣質羅池之

死終墮神趣有以也吾嘗謂柳之蚤歲多棄其日於六季之學而晩得幽僻遠地足以深造韓合下便超六季而上之而晩爲富貴功名所分且多酬應蓋於益損各中半耳

書王叔文傳後

王叔文以永貞元年之二年順宗即位自東宮而拜起居舍人翰林學士王伾爲左散騎常侍依前翰林待詔三月伾亦爲翰林學士叔文爲度支鹽鐵轉運副使五月加戶部侍郎使如故三五日一入翰林去學士名七月叔文母喪去位伾得風疾八月上傳位皇太子之明日叔文貶渝州司戶伾貶開州司馬又二日上即位九

月出其黨韓泰韓曄柳宗元劉禹錫呂溫等為
外州刺史伾死貶所明年賜叔文死泰等復貶
遠州司馬嗟乎叔文以不良死而史極意苛謫
以當權姦之首至與李訓輩齊稱抑何寃也伾
貧不足道也叔文以一言而合順宗然亦未為
非深遠慮而至順宗即位之所注措如罷宮市
斥貢獻名用陸贄陽城貶李實相杜佑賈耽諸
耆碩皆能革德宗大敝之政收已渙之人心而

其所最要而最正者用范希朝為神策行營節
度使而韓泰為司馬奪宦官之兵而授之文武
大吏卒為宦官所持不能全身貶而至竄死
蓋其事之最要且正而禍之烈實由之即劉闢
為韋臯求三川而許以死相助金錢溢于進奉
三邸叔文小有欲寧不為所餌顧叱而欲斬之
抑何壯也臯時已逆知叔文之失宦官心故敢
抗疏直言其失而亾所顧且神策諸將尚為啓

以辭宦官使之知而激其怒何況裴均嚴綬輩
也均綬素附中人者也其所用韋執誼韓泰等
固不能盡當執誼鄙亾論然亦以文學爲德宗
之寵臣而泰等則天下之所謂名儁有才識者
也觀柳宗元奇所知書謂與罪人交十年則必
不趣勢而後合又云早歲[redacted]始奇其能謂
可以立仁義興教化則又不必爲富貴而求顯
獨所史云互相推獎曰伊與周曰管曰葛僩然

自得謂天下無人又云叔文及其黨十餘家晝
夜車如市候見叔文伾者至宿其坊中餅肆酒
鑪一人得千錢乃容之此事則醜而不可掩而
宗元又云素卑賤暴起領事人所不信射利求
進填門排戶百不一得一旦快意更造怨讟此
最爲實錄而茍非賢人君子則亦勢之所必至
也嗟乎叔文誠非賢人君子然其禍自宦官始
不五月而身被天下之惡名以死死又至與李

訓輩伍甯不寃也夫訓非叔文黨也即使幸而勝之[redacted]失一仇士良而得一仇士良何益也

書五代史後

歐陽公作五代史而欲自附於春秋之筆削創立義例而其文辭頗為世所喜揚士奇稱之以為與司馬遷史記班固漢書並而義例勝之予丞攷其所謂義例者亦不為甚當如朱梁石晉郭周皆起於叛臣前後李唐皆起於夷狄劉漢起於負國之大鎮不過因其繼唐室之統據中原之地其大者尚不能半天下小者三分之一

而延世不能過三紀年或僅四五亦何必盡倣古帝王之例而全予之李昪王建劉巖之類秉時鼎峙去全忠輩等耳又何必盡用僭竊之例而全削之死節死事之人相去不甚遠而分爲二劉旻之[redacted]漢何不以附於知遠後而別爲國至於文辭尤索寞腴不如范曄雅不如陳壽比之兩晉六朝差有法耳尚不能如其平生之所撰碑志而何以齒史漢哉一安重誨傳少欲間

以議論而痕跡宛然詞旨沓拖去伯夷屈平胥壤矣士奇之論私其鄉前輩耳而耳觀者群和之良可笑也

書馮道傳後

嗚呼五代之亂極矣爲之臣子者抑何其不幸也諸方之僭竊無論已爲唐而遇朱溫一死也爲溫而遇友珪一死也爲友貞而遇存勗一死也爲存勗而遇嗣源一死也爲嗣源之子而遇從珂一死也爲從珂而遇契丹一死也遇敬塘一死也爲敬塘之子而又遇契丹一死也爲知遠之子而遇郭威一死也爲郭威之子而遇匡

亂一死也遠不及十年而死近不及三載而死内不免以帷幄死外不死以節鎮死徼而兵死野而盜死不知何以處死也馮道一推魯士耳歴相十餘君而不死此何故哉遇治則入遇亂則出入則必相出則巨藩位三公爵真王而卒以令終彼非能賄免也非阿諛取容也又非有布衣之故也彼蓋得莊老之術而善用之夫不忮不畏不名不術推分任真比六者莊老之所貴也而夫子之所謂似而惡其為鄉愿者也雖然寧獨一道哉如竇真固李濤李昉李琪之流皆類之獨道以暑得貶耳然則為道而死者必擇以死之日而後可

書趙普傳後

趙韓王不讀書而片語鑿鑿破的如勸太祖收諸將兵權云陛下何以負周世宗勸太宗破金櫃之約曰太祖已誤陛下豈容再誤是何必多多許亦毋論本意若何令人那得不轉圜竊尋自古得天下之易未有如宋太祖者陳橋之變焉得諉非本謀蓋太宗與普謀之於外而太祖陽示無心於内此事獨普三人知之廷美當尚

弱弗與也太祖之傳太宗約再傳而始及德昭亦非本心也知德昭幼而太宗之不利孺子也太宗可以倍廷美而不可倍德昭當真宗之正東宮德昭雖物故尚有子而一時在廷諸臣未有一言及之者寇準窺微指之所在而清決焉此何足美而一時與後世之人亦未有訾之者何獨於應禅之景皇無責之于肅愍而過爲刻也故余每讀宋史至太宗令人思呉乞買至趙

普令人思粘沒喝嗚呼虜亦有人心

書歐陽文後

歐陽之文雅渾不及韓奇峻不及柳而雅靚亦自勝之記序之辭紆徐曲折碑志之辭整暇流動而間于過折處或少力結束處或無歸者然如此十不一二也獨不能工銘詩易于造語率于押韻要不如韓之變化奇崛他文亦有迂遠而不切太淡而無味者然要之宋文竟當與蘇氏踞洛屋兩頭曾王而下置之兩廡

凡所治屬兩頭曾王而下豈[illegible][illegible]無
而不切太深而無味者要之宋文[illegible]當與宋
于抑韻要不如韓之變化于風[illegible]大亦言注[illegible]
如此十不一二也獨不能工結詩多于遠詰率
動而間于過折處歇少力語東處歇無歸者然
自歸之語有之辭于條曲折平志之情[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
歐陽之文雖渾不及韓奇峻不及柳而[illegible][illegible]下
書歐陽文後

讀朋黨論

朋黨之說盖自古有之曰君子與君子以同道為朋小人與小人以同利為朋此勢也亦理也歐陽氏獨曰小人無朋以為朋者偽也及見利而爭先或利盡而交疎則反相賊害雖其兄弟親戚不能相保故曰小人無朋君子則不然所守者道義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以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

之朋也蘇氏復為之續曰君子以道事君人主必敬之而疎小人惟予言而莫予違人主必狎之而親疎者易間而親者難睽也而君子不得志則奉身而退樂道不仕小人者不得志則徼倖復用唯怨之報此其所以必勝也歐陽氏之說則慮君子之黨見疑於人主而求所以釋之蘓氏之說則慮小人之黨見信于人主而求所以勝之斯二說者皆得之而未能盡者也凡為

君子而純者必不為朋黨者也曰夙夜匪懈以事一人而已曰中心無為以守至正而已凡為小人而純者亦必不為朋黨者也曰見利而趨利盡則散而已其為朋黨者有之不純乎君子與不純乎小人者也不純乎君子者有君子之節而不能盡去其累所謂累者三曰近名曰好勝曰快心士固有批鱗蹈刃出萬死而成其是者一念之名根未除則士之務為可喜可愕者

入之而爲黨若東漢之三君八俊八廚八顧之
類是也宋光寧之際賢者亦近之曰好勝其人
雖跡爲君子而一議論之不合則各持此之是
以求伸爲徒者傳益之則摘彼之非以求其屈
若宋洛蜀朔之類是也而唐穆文之際不盡賢
者亦似之曰快心則忿小人之爲奸與其黨類
之貪橫甚至冐酷吏之名而翦除之伏機反中
其禍緜身而及國若黨錮諸賢於宦者是也不

純乎小人者三曰無君子之實而慕其事其心
乃欲得小人之利而已如唐之八司馬者其與
伾叔文比而驟貴則非其欲奪中人之權而革
貞元之政則是此不純小人者也以小人之爭
起亦以小人之利合而時時見君子行若德裕
之政術僧孺之郤賂栖楚之直言此亦不純小
人者也二者皆易察識者也若乃陽竊君子之
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而以其可喜可愕者中君

子好而愚之其君子幸而覺則彼得持君子之
疎而投之禍不幸而不之覺則君子亦浸淫與
之俱化蕩而無所歸陽則以其似而收天下之
譽陰則以其實而市天下之權綬之則肆然而
來以與君子同其進怠之則忽然而匿不與君
子同其退又急之則甘心為婦寺之吮舐盡棄
其故而了不之恥此于古或有之我未之見也
凡朋黨者先王之所不能廢也而恒示之戒其

于朋也為書之像形也若風之襲羽而弗克正
也故書醜淫朋易美朋亡又曰君子群而不黨
而歐陽氏蘇氏若以為善而汲汲乎求白于人
主者何也凡君子必無朋黨君子而不純者有
之然多不勝小人必無朋黨小人而不純者有
之然多勝勝則足以憂君子而傾人之國然至
于能奪天下之公議壞天下之人心者則未有
過于陽竊君子之似而陰用小人之術者也

書王介甫文後

介甫于文章頗能持論近道理而好以己勝至于語務簡而意務多欲以百餘言而中爲層疊宛曲其所長在是而其所病亦在是也誌傳之類亦刻削有矩度而好爲小巧於字句間立法此所短也吾嘗謂介甫于字說其初不無一二會心者遂欲字字而爲之說此其所以貽笑猶與治鄞非不足以阜財而得民遂欲行之天下

此其所以流毒使介甫而實其行虛其心崇其智卑其禮則君實固瞠乎後矣

書曾子固文後

子固有識有學尤近道理其辭亦多宏潤遒美而不免爲道理所束間有闇塞而不暢者牽纆而不了者要之爲朱氏之濫觴也朱氏以其近道理而許之近代王慎中輩其材力本勝子固乃掇拾其所短而舍其長其闇塞牽纆迨又甚者此何意也毋論子固卽明允子由介甫俱不足與四家列而稱大若名家有庶幾矣

国立公文書館
National Archives of Japan